

1、私塾门外小顽童

公元一九四八年，我四岁了。我的母亲葛春香又生下了一个男孩，起名金应，属鼠的。我头上有哥哥，脚下有弟弟，再没有人把我当“宝”了！我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谁也不限制我。

老屋西头后角鉴三爷家在他家私堂厅办了一个私塾学堂，正月元宵后招了十几个学生就开学了，我哥哥葛应也在其中。那像唱歌一样的读书声总是吸引着我常去观看。

我每次蹑手蹑脚，不声不响地走到私塾门口，都看到先生顷波哥那双大麻眼睛狠狠地瞪着我，抬起右手像要打我的栗暴，我吓得立刻顺着长巷退到大堂厅。有一次，私塾的双合门只关了一边，我伸头向里望，壮着胆子仔细瞧：先生顷波哥坐在一张有位肚子的高长条桌后的红黑漆椅子上，正在给学生写红（用红笔在纸上写字样子），椅子后边的墙壁上，高高地贴着“圣人”像。长条桌的前面杂放着几张大方桌和小方桌。学生围在桌子的四周写字、念书。我哥正偏着头在大方桌上的砚台里磨墨子，望了望我，又望了望先生，马上低下头抓起毛笔在砚台上舔了一点墨汁，在黄草纸上一本正经地写起字来。我真想跑进去，也在纸上写字，可是我不敢跨进门槛。

又有一次，我在私塾门外的巷里大声念着一个学生多次教我念的书：

人之初，先生上树摸八哥；
性本善，先生在河沟里钓黄鳝；
苟不教，先生在房里撵着师娘跑……

突然，私塾门“哐啷”一声打开了，先生顷波哥脑袋伸出门外，一声断喝：“是哪个小杂种捣乱呐？”我吓得转身从巷道内逃出去，躲进巨波哥家柴房门角的尿桶旁。

有一天上午，我在大堂厅玩，忽然听到私塾里有孩子像杀猪一样嚎叫！我跑到门口一看，惊呆了：疤子跪在圣人像面前，双手抱着头吼着哭，只见鲜血从打破的癞痢壳子裂缝中流下来，脸上、衣服上都被染红了。

原来是先生教他念书，他总是念不准惹先生生气。先生教他念“人之初”，他念“野鸡丘”，先生气不过，气愤地说：“还家鸡丘呢！”他马上跟着念：“挨家鸡丘呢！”先生怒瞪圆眼，拿起戒尺一阵暴打……

端午节后的一天上午，先生顷波哥被人请去喝酒。临走前安排儿

子涂善周、妹夫唐春生以及涂仿尧等几个大同学招呼大家念书、写字，不要调皮。

先生一转背，私塾内犹如来了大赦，顷刻之间，学生们欢声笑语一片沸腾！不一会，大方桌放在下层，小方桌架在大方桌上面，椅子放在小方桌上面，一个和尚道士做法子的“方”，威风凛凛地矗立在私塾的中央！方的四周贴着纸条，上面用墨笔画了“符”。烧纸过后，大家学着和尚道士念经：潜山县清照乡二十七都公平社内……甘露魂……过了一会，大家把“方”拆掉，倒抬着一个学书凳算茅庵庙龙王老爷的轿子跑着叫魂。吆喝着冲出私塾来到门外的院子里……

正在这时，先生喝得满脸通红，劲鼓鼓地从院门外走进来！学生们望见了，犹如老鼠见了猫，大伙儿立即丢下学书凳，奔向自己的位桌，摇头晃脑地高声朗读：“赵钱孙里，周吴郑王……”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“子曰：学而时习之……”

我溜到大堂厅，惊恐地听着私塾内噼里啪啦打板子的声音，学生的“哎哟、哎哟”声……

过了好一阵子，私塾内渐渐地安静下来，我偷偷地去看，哎耶！乖乖，个个跪在地上，成了一字长蛇阵！

2013.3.4